



雲黃集

文

拾捌



雲黃集卷之五十六

下

穆陵傅國鼎卿著

文

丁卯

六部科典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六

四

丁卯春也為人

遺物集

隱君奎壻先生張太公誄

天啓七年夏四月二十六日隱君張太公
奎壻卒於吾胸之官舍距公之生嘉靖丙

午春秋八十有二矣喆嗣鄭谷實維胸侯
慟秩垂滿而一綸之錫未及被也骨立致
毀之狀慘動邑野已泣上公行略請余誄
以塞悲余亦重惜公之有子如是有上壽
如是曾不能旦夕復延以待鸞綵造化之
不能盈顛若此遂誄之曰青陽之派祥發凌
雲擇地褒谷世有哲人維桐栢公益振厥
聲一鳴上苑兩宰專城配食於學龍光我

明嗣是數傳彌昌彌熾俊造林蒸箬綬霞蔚
涓涓天漢梁州是緯淮水非洪烏衣詎貴
亭亭我公收其間氣埃青芥紫俯而不拾
如鳳不筴如麟不竝結宇漢濱半郊半郭
跌宕文史相羊丘壑折芟燔枯灌園蒔藥
仁周婚娶義恤孤弱忠懷橫逆厚革鄙薄
澤流榆社芬清棟宇閱世閱人如花開落
萬木喬松長川孤岳為不雨雲抱全而蓄
為不流淵渟泓而毓用弘啓佑貽茲式穀
訓析嶮整教嚴鷲鵠巧傳斲鼻技成志目
飄飄長風修修寒竹簡自

新皇作我明牧維我明牧顯允其德有聲燁
燁存馥

宸席

帝用嘉止行議 晉錫曰維燕翼懋予良辟
稍霈浹月朱銀斯奩疇茲不吊溘然一夕

嗚呼哀哉福備既醉之五祝享華封之三
何饒得之天者九十年而獨不能得之天
者一年何侈畀公以全昌而獨不憖畀公
以半綸豈國爵屏貴者公之雅志養空
而遊兮天所以適還公之真是何易於時
萬時億而獨難於箭漏之間使明府致恨
於

天息之未被若教子之徒然億兆顛顛於

我之不卒悵中道而棄捐是非公之猶歎
於數實吾人之不天嗚呼哀哉歛儀設兮
龍旒遣玉音漠兮埃風遠僚中梁兮西度
運太平兮右轉玄駟悲鳴丹旒微卷海風
蕭颯岱雲淒斷漢水流鳴谷樹露滋慘予
懷兮杳杳問靈輻兮何時復返嗚呼哀哉
薤露易晞芳名不滅我民之思胸水無絕

賀萊州賀太守奏最序

語云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
刺繡紋不如倚市門而孔稱有命孟思狂
尋大易四德要之利貞此何以說焉而漢
名臣稱汲黯黯之守淮陽大有政清之譽
至十年不調而良史題之正直曰不如是
何以成名哉司馬安四至九卿乃僅從黯
傳尾附見曰巧宦而已正以安之巧不如
黯之拙也和長輿之評潘安仁曰拙於用

多安仁欣然自命曰信而有徵豈非自喜
其不為安為黯也哉夫人患不能才多耳
多矣而拙用之視少也而巧用之品何如
也歲癸丑余成進士舉主為浙定海大宗
伯薛先生先生雅尚自守其於世寵淡如
也時同出先生門下者二十有四人以時
晉謁先生先生未始不媿媿相勗曰功名
淹速吾不識其所以然非巧之所能得亦

非拙之所能失巧拙搃無爭於然不然之
數然與其自律寧拙無巧也以是諸門人
私相盟必奉先生是言也以周旋無以險
夷途殊而負先生亦自負也時南陽見吾
賀公於諸兄弟中尤端疑有大臣風度故
獨為主盟余方抵掌談天下事謂天下無
一不可為之事第吾人必不可有一為天
下之心自古真聖賢真豪傑皆不得已而

為天下非屑屑焉以為天下為也公視余
而咲兩人游殊歡居毋向余話其家山伏
牛之勝巖壑恠竒禪樓幽木龍子出沒仙
花掩映之致余不覺涎垂若箇因莞然相
顧曰恨此儒冠誤身何日了世緣相期彼
中休夏其後相次領邑符余得公省之通
許公得余省之萊陽兩省甚使累上治狀
各第一已未入計屬當 內召余以秩

未滿兩月當復任厥勞不欲復自請計部
小息公聲方壁粹嘗與余共詰當事當
事者推轂不容口公云可諫院矣而公
雅耻寅緣日手一編即中不交客不欲與
爭其臺省者爭也當事意遂中變奏上亦當
公計部公處之怡如曰顯地危途也要津
怨府也計部亦侍從臣體未嘗不甚省若
而無其危與怨甚宜拙筭度支四年格當

監司矣公自守如故復不欲與爭監司者
爭也則又僅守萊州公復怡如曰萊吾舊
遊其地僻而民樸守又尊無令僕僕甚宜
拙故事太守與監司逼不二年輒遷去為
監司少奏三年績者公守萊三年奏最臺
使者舉公任久政為一時冠又萊觀察使
闕公攝事有日當即直拜其州觀察使便
顧公恬然其操不爭如故操當事者持之

不復會余先已以忤時家居南北其臺壘為
暴行能汲雪有

詔下所部議余默不應所部持之亦久不復
兩人持調如此公間寓書來尋盟曰昔潘
安仁有云方今俊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
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伏牛山丹崖
翠壑舊盟固在久待不返笑人貪南柯忘
覺而余用是有以窺公公閱世變多矣方

其為公而內召一世局也為省郎而郡守
一世局也郡守之奏最見雄辯為監司又
一世局也世變而公不變世變而公為
何如人不得聞之來人稱公治大端愛民
如子疾豪如讐言無搏擊揮霍之跡而目未
有全牛也其政清似淮陽不調似淮陽有
安仁氏所謂多而拙用之者儀公為漢庭
汲黯抑似之然未盡也夫正直其跡耳公

其有能為天下之才而無一為天下之心者乎蓋優天下者其寓而遺天下者其真也即公之口津津於伏牛在世出世不能一日而忘山靈之盟其視人間世功名富貴何如哉謝太傅位極人臣再造晉室而遐想塵外高謝人間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從無知謝太傅者謝太傅之為謝太傅其不得已而微見其寓也彼奚以太傅為哉公殆以之巧拙未足為公道也試舉似定海先生其以為何如

重脩穆陵普照寺募緣引

距青州而南百五十里而近其蔽曰穆陵中臨胸沂水之界控南北咽喉一大院塞也往余以無事東南遊過其處見其險隘曼絕而去兩縣各百里人煙稀曠聲教遠阻旅客畏於日暮驛騎紆於亭長曰是不可

中置一縣乎後讀金史始知金宣宗貞祐
四年析臨朐置穆陵縣矣蓋當戎馬生郊
不若潛伺於以扼要弭姦故此地尤所重
縣故有普照寺紆大道而東不過數武萬
山於是迴環如翠屏四合中現平泉如掌
廣輪可十筵天然如蓮花府塵跡焉絕入
之忽忘其在人間也一水涓涓碎玉冷然
出亂石叢翠間抱寺門而西是為甘露泉
出寺巽隅粟一章陰其上酌之甘冽寒骨
想嘗邑居之劇車馬駢填塵閉坱圠此寺
固特為湫隘中之一異境矣時移事改徑
滅丘殘即今求此縣之故跡豈惟無復髣
髴即故老亦已絕於傳聞之耳不能復知
其名寺固獨存自若二十年前余及一再
遊焉歎人事之靡常歸佛法之不滅也松
桂深踈院宇宛委于今猶往來心目脫簪

歸來俗念都燼道情方濃庶幾一尋舊遊
息機禪房深處而大侵之後僧徒散落寺
亦蕩然不可復識矣荒烟極望蔓草如織一殘
碣突亦其中殊不勝無城之感曰像教有時亦如
此乎爾時土人峴山居士實俱相共咄嗟
不忍去慨發給孤之願而獨力不任謹為
和南書教語以諗諸陀那誼共成之俾還
舊觀存穆陵置縣遺意則世法出世法兼

之矣或難之曰佛法萬有歸空一切有為
皆幻也茲山之為荒煙野蔓者其真也其
有縣有寺皆幻也今幸二俱空歸真如矣
而子復欲更尋其幻是猶夢者已覺而子
又續之以其夢也畢竟緣影妄根不了非
達人悟後事疇有不空又多一幻余為默
然良久曰是未易言也夫天地之為天地
已幻矣而於其中有古今又幻矣又於其

中有此山幻之幻矣而何有穆陵之縣普
照之寺一刹那微塵也哉且吾與若誰非
幻形一切語言食息接構作止誰非幻業
是且得不幻也乎哉如來為一大事因緣
出世亦復如是庶幾伊蒲寒伊蒲夷知一
切諸有皆是幻捨諸所有亦是幻且就幻
形脩幻因証幻果其猶愈於墮幻障乎

祭劉原山侍御

嗚呼吾忍哭吾原山兄耶吾生平凡有

作無一語不與兄商確定之兄每擊節向
人謂一讀弟集而漢三唐皆廢弟雖河漢
兄言不敢當然未始不心服兄之知我過
我自知也今忍以素與兄商確者猶三號
而奏之兄耶兄其聞耶否耶其尚能以一
語相反耶嗚呼哀哉子期逝矣伯牙之高
山流水復向誰彈惠施沒矣子休之九萬
三千更向誰語蓋管屢擗而屢擲紙數展
而數廢腸亂而思不能屬聲咽而悲不能
啼也嗚呼哀哉八月之四日夕燈初上余
方晚餐粥未一椀有隸從北浯別墅來道
兄化去者不覺擲箸而起拍案大叫便以
粥椀提此隸曰安得如此妄言隸泣謂余
言實不妄聞病疽不數日療急遽暈絕已
即木矣余始稍稍疑之顧妻兒曰有是乎
去年此日余正過原山兄山居兄為治雞

黍密坐各輸寫肝腑膝屢前者久之飯罷
余拉兄觀魚常山之渚去兄居四五里竝
馬徑田間小道集土人十數絕流沉網置
蛙水濱余咲謂兄吾土饒鱸魚而俗弗能
知顧呼豸吾兩人止當飽此其語川后餘
魚不必入網已而連舉十數網盡得鱸有
赤鯉長尺半者一業入網輒復騰出兩人
鼓掌竒之即汲渚清煮鱸佐之家釀主僕
非

聖天子鏡湖之賜其能然耶兄顧謂余此渚
頗宜隱恨無一小舟可泛又恨岸傍無楊
柳可蔭耳來歲當刮片帆葉大栽楊柳數
十百株計重遊當更佳耳於是兄有玄駒
有翼騰踈網彩鷁無船蕩小渠弟亦有坐

茂還期添柳蔭臨清共賭釣鱸魚之句紀
之極歡盡日始歸路過人家林樹下小墳
累累余指謂兄曰此皆天仙也兄領之曰
良然得死固不易嗚呼豈知今年此日承
兄訃手異哉異哉回首曩遊猶在目前刮
帆栽柳踐言何日嗚呼哀哉其冬十月兄
騎過我相與遍踏齊南諸山徃徃携壺藉
草拄杖穿雲迤邐倡迤和時奕時觴其卧起
者七日夜得詩十餘篇平原十日淳于一
石韓孟同宿之句王非衣輞川之什遂為吾
兩人所專臨別之晨相顧淚下睽睽訖日
斜不能分屬有小小世務以其夕送兄十
五里至穆陵道棠棣山店把袂飲至二更
而別復訂後約期以來春時事荏苒捐言
未就嗚呼豈知金蘭三十年即此山店之
一杯遂成千秋之未訣乎今七月初二日

弟方在病中兄忽手書以詩集二卷見委
是正余復書曰弟病痢已久又多變症恐
不能復相見柰何此書去後余方意兄且
來問疾也浹旬杳然意頗怪之嗚呼豈知
兄已去我而長夜耶初秋之書遂為絕筆
兄豈有先覺焉而急彙集見授耶嗚呼哀
哉誰知吾稚計以集付兄者兄今乃以集
付弟耶豈弟恐不復相見之言神若教之

為兄識耶世態炎涼貌諸孱落後來事殆
不可知弟當竭其蚍蜉之力以瞑兄地下
嗚呼豈知吾稚計以後事遺兄者今兄乃
以後事遺弟耶雖然兄得死矣向所為問
賈誼之鵬鳥意鄭玄之龍蛇者今其已矣
無憂矣無恐矣萬慮都遺百罹盡了文章
自足一世氣節炳然千古全福全名善始
善終造化之忌完者今乃竟以完付兄矣

休矣采山亦復何憾記樓天上脩文地下
惟尤含咲恣遊放乎無何去年此夕兄之
所謂不易者今易之矣唯是第世緣未了
崎嶇羊腸轉羨兄如天仙耳以秋穫方急
出無僕馬不能即來一哭忽及五虞始能
漬酒而東一叙宿棕總帳下則兄已漠然
不可復即矣嗚呼知我惟兄知兄惟我兄
遂浩然不我顧思我善兄後後我其誰相
吾不能復來遊矣嗚呼

祭清毅先生祀鄉賢

代邑諸生

維天啓七年歲在丁卯二月戊戌朔越九
日丙午臨朐縣闔學廩增附生員李應選
等謹以牲酌脥脩之儀昭告于 崇祀鄉
賢陝西平涼府儒學訓導清毅先生傅公
之神曰嗚呼先生學宏濂洛道接羲皇謝

其儵忽守我中央惟虛生白無欲斯剛清
師百世介寔三公方之今人未見其雙方
之古人亦孔之皇子輿巖巖叔度汪汪為
陳太丘為陶淵明歿四十載久而彌芳社
祀向懸尸祝弗光今始論定為邑庚桑瞽
學致替明府主嘗永陪至聖血食無疆於
惟明德闡然而章雲旌郁郁萬舞洋洋春
秋以重黍稷以香百羊鬱伊如夜初明定
知冥漠九京猶生以妥以侑以將以享匪
我斯我匪今斯今終古如斯無替彌長參
兩天地福佑家邦以我澤宮為龍為光嗟
我後人是則是程

李二水先生澠溪草序

余自髫髻而著詩然而非著詩也有著者也
故所作詩雖多而不能自言其作詩之意
日二水過余雲黃山中手一編見示曰澠

溪集凡若干卷曰惟子知我其為弁數語
簡端余既披詠數過而意暢然有合也頗
沾沾自喜然而質之古今人之論未盡合
也則又重自疑夫詩必有真詣而後有真
識有真識而後有真賞有真賞而後能為
記室之品雌霓之讀古有之任沈之是非
邢魏之優劣也余尚不能知余之識真耶
不其能定所寄賞於二水者是耶不試略

舉生平所是非與二水共商之以各占所
詣可乎青蓮少陵千載並驅詩家宗為正
派莫敢低昂抑李者至實之第四已不免
哢哢以余觀之青蓮率露不堪咀嚼視少
陵何帝千里即佳處飄然仙致要是桂林
一枝如子瞻畫竹耳乃遂與少陵函天地
而甄萬象者衡真識安在當代自北地以
前草昧未闢古不選而近不唐乃中晚餘

西晉書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派自不得不流而宋元宋元佳境亦僅可
參中晚者夫非其人盡中魔而不知有選
有唐也宋之運弱元之運促 明初之景
運方開而未融時為之也北地一振此道
遂日揭中天固無間然仲默之視北地正
如青蓮之視少陵而論者槩從魯衛已自
枉筆濟南酷摹盛唐僅得皮耳聲響而不
調則不和格尊而無情實則未稱亟讀之

若可徐覈之未盡是也即其曹偶中固自
不無膏肓自語而屬相標榜自建赤幟一時
遂靡然爭趨真識安在石公諸人矯枉過
正曰詩不必論唐宋唐亦不必論中晚方
言市語盡可風雅語何必皆不唐後墻壁
瓦礫摠是西來事何必皆漢前於是師心
作恠別掃長吉病熱嚙語曲袒玉川一掃
中原白雪之曠而端幽尋孤徑靜寄瑣窻

相驚以剗調新聲而不知已空入半山之
穿鑿雙林之僻澁又墮向宋元濫觴矣識
者憂之謂頗類變風變雅非熙洽之運所
宜有而作者顧爭劇心焉真識安在豈盛
極衰逗循環之數時實為之而人自不覺
乎詩與文皆空言也而文主核以正紀情
事詩主趣以權寓精神蓋凡吾之感於中
觸於外情事萬端所不能盡紀之文不能

莊語之文畫不能以色見舌不能以響傳
者畢寓之詩其為用甚圓不有一段精神
奕奕射人音節間為天地必不可少千古
必不可少者而強捧心西子抵掌孫叔何
與吾事而以詩為是一意摹古者似之而
非其情也然正唯是以至一之法寫萬變
之神如方之用不可勝窮而其出之萬則
一圓之用不可勝窮而其出之規則一故

足術也有如舍唐而詩即詩固甚易然不知何以稱詩觚而不觚詰匠然乎哉是一意不師古者離之而非其法也然余以為離者之憂在世運終不若似者之足以挽龐雜而漸還大雅也諦觀二水諸什古必選而不必以選為選近必唐而不必以唐為唐以我用漢魏六朝而不為漢魏六朝用以我用景龍大曆而不為景龍大曆用

真有一端精神為天地必不可少千古必不可少者奕奕射人音節間即情即法操其勝於法之中而適其態於法之外蓋又一捩石公諸人之偏而還之大雅務接陵北地絕派絕不落魔境衰調是二水之功非獨以詩道中興也在世運矣豈我明悠久無疆之曆如日冉中剝徃復來故聲音之與政通者至此又當一大盛三水

其首乘盛以轉世而不為世轉者耶是余
與二水所相共也勉也然此余之獨識耳
以質於古今人之論既未盡合不知其為
真識耶非真識耶二水其以余為真賞耶
非真賞耶余以是占二水之詣二水亦以
是占余之詣當一尊渙溪之上更與二水
細論之

戊辰

祭馮大叅文

嗚呼惠子死而莊休寢說子期沒而伯牙
絕絃其在吾邑則兄乃弟之惠子子期也
憶吾兩人皆以予告里居南阡北陌相依
杖屨時往鷄黍共飯各極所見上下今古
或我以為可兄以為否兄之所嗜我以為
加至抵掌遺事則兩相咲也已則浮白共
醉曰世不喜用矣吾且飲吾酒醉輒相拉
行冶水上見遊鯈激激可數松風颯然從
山際來若笙簧逝奏條入懷袖則相顧大
喜曰此非陶貞白之夢乎以此狎主齊盟
於沂山冶水間不復知人間有寵辱事間
至戲而踉足博而爭道勞所親為吾兩人
居閒弟手書與兄日記之異日相思樂事
反是等閒曰顧安得如吾兄者一再踉足
爭道乎不意今日果如弟言而兄則已脩
然天上更不顧弟之思兄與否矣每遇風

清月朗春筍上番冬雪下時跨馬時出四
顧無偶不那野鹿群鳴汀鶴獨叫廢然而
返有意誰語斗酒自勞時復淚下居諸無
情不覺四載丹旄歸來不治水之復尋而
山隅是即酌兄而兄不舉哭兄而兄不聞
矣哀哀栗菴別我何往唯是真蹟勁秀生
氣動人往來赫蹠謹藏之笥中時一展玩
是為栗菴兄不沒者萬世耳昔兄逝後天地

忽晦三年之中吾黨屏氣人不欲生一切
奇禍皆從古未有兄省冥之不知第每羨
兄如天仙不可即未嘗不竊竊為兄喜及
今而新聖在宥日月重明不意此身又
復見泰交盛際三陽竝進君子道長如兄
英特諳邊事正聖明萬里長城假兄
而在必且大用無疑也而兄久已不待矣
則又不禁為兄悲且為斯世悲也兄向示

弟閒居詩十首至今未訓每以為不了債
負蜀州人日之作追和不知幾時從此吞
聲一別長絕宿草將綠餘徽益沫唯有淚
灑鵑鷲帶血焚之耳

已已

賀胸簿張君中丞其書嘉公印序

御史中丞李公之以大司農召也例舉諸
大吏有司之賢者若若而人以報

天子諸大用邑簿領以秩卑例非其甚異等不
得與吾胸積不治怨讟流聞公頗廉得之
難其舉折簡別余山中也曰恨於兄維桑無
可舉吏廩得佳主簿耳拜表矣屬偶侵霜
露遽移疾不眠事於是一切舉刺皆已不
行然不欲概沒諸賢者跡遂改薦為為獎下
之而吾胸簿張君得膺中丞其書嘉命語最
嫻媿故事丞簿無度長得其書使嘉命者胸

人詫君之得此為異數而不知於君正奇
數也繼李公者為新中丞王公王公一泣
部遂疏劾胸令長不任事狀曰非以簿撫
字胸民當盡亡去無胸矣是以微乎黃綬
而一邑億兆人賴以生兩中丞其臺皆度令
長才君駸駸帝所美蓋余於此而不勝其
歔然有感也日魏璫之既一手否隔天地
搖亂天下黑白不啻鹿馬蒲脯揃善類如
讐屠無辜為功血波比寺腥聞上天一時
當事諸臣皆如楊柳隨風蕭蕭蒿傳焰競落
正人井中而下之石以殺獻媚恐後曾無
一疾風勁草亢天下正論梗之為陳蕃之
直李膺霍譖之理范滂者良為志士所羞
唯吾郡廷尉曹公祿素當

詔獄初起檻車徵楊左諸人且至祿素遂引
疾長往不任作魏璫噉齧如烏羅未施鳳

已千仞差有色齊魯之士然余生平不識
徐素唯心私慕之喜此時有此人而已天
下大者也其在吾邑有小魏璫烏造竊魏
璫九里留曹溪一滴却守令中央巧眩易
之邑僚佐至與均苗憑上閔款夜其脩睚
眦事至易曉陳需之微殺張壽而以為犀
首也司馬喜之微殺爰騫而以為季辛也
竟劉誅夷歟兵尸却宛斷骨相枕一門無
類已又盡掩其家而有之至妻妾子女併
充下陳見見聞聞無鼻不酸遺孤子焉如
髮復以枕戈故實長流仍用網元父故智
風張簿以干擲時彭考殲之令永絕口無
下官孤兒慮持讐最啖簿也張簿瞠不為
動曰嘻奴乃嗾我以殺媚乎業曙厥寃第
力不能平亭心方蔚蔚不分乃更森一臂
焚夷而蘊崇之令殄無遺育不仁也有鯨

橫海吞舟弊笥是恨崔張之醜復醜乎不
義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匪果以媚竈故得
以不媚竈故失而欲自昧本心滅天理儼
歎鼠輩狗此斗二升米恐徒辱身名無閑
得喪不知也西湖一男子吳山吳水何之
不可而熬我嗾我手卒梗其鋒弗克盡逞
是子遺竟以活小魏璫者憤無所發怒至
面侵辱之蠅止百端簿瀕殆者數矣乃李

公旋一紙拳所為小魏璫者而亟尉薦張
簿嘉其志新中丞又繼表君有安胸功以
是契也竈即神亦安能盡奪天哉令魏璫
時傳爰書者能持此意何至枉殺累累為
千古未有之慘上晦天日也張簿一枳棲
髯長須乃能爾爾此正是陳蕃霍冀一輩人
惜楊左諸公之不幸而不得遇此簿也蓋
在余心眼中上位即係素下位即君道之

不詘身詘何傷於戲張簿其可謂志士矣

祭衡憲王

國以疎逖之跡素無輪囷之容項自歸卧
山中仰承睿睠注存者再每惟明德未得
一當冀因慶典圖効野芹而今已矣然區
區一念不敢以存亡二也屬萬年主之域適
近槃阿薄一白之陳羞其澗瀑嗚呼掛徐
君之劍唯有此心炙孺子之雞何須識面
唯於昭之靈鑒其公義耳

贈郡司馬潘公明宇攝篆還郡理序

元年春王正之人日郡司馬上海潘公來
攝胸篆其晦日以新令入境還郡治去計
其在事再浹辰耳去之日遮輓填道自邑
屬之郡如堵矣蓋响自襄垣王公去後且
三十年所率中央為政也比張令行代署
迺更者經年益復屬鼻息此輩有狐綏綏

窟五龍而嘯也俯臨邑長式紀綱以之至
以脩睚眦故剟誅其疆近無遺育鵠亭書
號中丞甚耳謹之檄縣密捕甚急攝事者
不敢也故始媮之而微見其不可已之情
令走逆璫壞子者飛赤一為道地藉莫敢
祭郡相至不名矣公至顧毅然不少翫也
曰何知五日知當官一日塞一日職耳終
不計利害徇徇鼠矣力勒跡躡跡捕至夷

重轅窮之令公得益展旬日沂山白額不
遂殄焉為吾胸一大快事哉蓋嘗聽胸人
之謠曰公之徠天眼開弱其蘇強剔摧逆
逆鋒雄傑哉公之去贖斯翦齒吾人將誰
語公宜胸胸宜公三十年雲翳空公不可
留考柰何乎公余為惻然感之知治道之
易易也以向來耳目所睹記胸令寡以善
去者至十年七易若是乎胸之難為也乃

潘公用浹辰頃得民若此又何易也權為人嚮焉怨則已歸前車後車亡慮一轍不知兩耳兩目我盡有也何需別借而更廢我狗之令傍觀者笑欲死恨欲死而相屬不寤潘公匆匆代庖諸務未遑乃獨能驟更此軌如網海者一舉而制吞舟則諸水惟一時銷落而清晏之境謚如矣此無異故惟自有其耳而不別借耳

自有其目而不別借目耳夫自有之與別借疇難疇易也余故以知治道之易易也經怪侏儒之慶脫淵之喻千古所明也歷稽前世覆邦之故無能外者但讀書人疇不嘆息痛恨言之顧不免後人復笑後人雖智大迷如潘公者亦可以爲難矣况同舟方趨風唯謹者獨嚴三尺不世貞凜凜風裁令立朝端與逆璫遇其必不鹿

鹿隨人可知也蓋公大王父恭定公以文章氣節為一代名臣其捕靖江大猾六獻驕王忤悍相不一刺通銓宰聲矯矯重國史公之不畏強禦示家法所從來遠矣

國

賀劉思皇二子遊庠序

杜少陵之詠陶彭澤也曰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往讀之不深省不知其言之過也投老歸翼知棲名心都倦過去之繁華成夢身後之寂寞何如始不能不疑睇動念於塔庭而彭

澤之感悽然矣每清夜長慮孤跡茫茫不自覺淚下之濡枕也生平雅負曠達解道理無軒冕意似不後人恨俗情掃除未了尚爾寧免爲少陵氏所笑然夷稽少陵當日睽睽宗文宗武如夜深酒熟呼讀文選熟精文選休覓綵衣又且吟青玉莫帶紫囊諸篇自見於集中者業不一而足似更不啻彭澤之掛懷抱矣以是言之人生於

此而能忘懷者所謂強詞耳雖然此堯舜
兩大聖之所無可奈何也人之得於天地
有全有偏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全氣
自少故歷數今古能得天地之全者不多
見盈於此者必虧於彼卽堯舜之聖亦僅
得其偏耳得其偏固堯舜之所不能強而
之全而况於余其又何尤顧生平肝膈之
知唯思皇肺腑之親亦唯思皇向來一切

娛憂緩急事無不以語思皇余所懷彭澤
之阿舒卽思皇婿也方思皇以子妻吾兒
時兒尚孩不可知其賢不肖記共謁選京
師時兒已六七歲時嬉戲過思皇卽中思
皇亟向余稱佳喜形言笑思皇之視吾子
可知也後余總領遼廣兒稍長覓梨栗矣
又見當事措置皆非是知必無幸身在行
間且夕不可知亟騰書於朝暴其狀因

寓書思皇屬以後事曰遼上下暫時人耳
此身似無生入玉門望兒小時甚了了大
殊不似以爲君累思皇想猶收其藁余之
所望於思皇可知也思皇之視吾子固曰
其子也吾亦曰吾子思皇子也吾卽緩急
不可知有思皇在吾之子卽不肖不能持門戶
有思皇之子在兩家欣戚未應分也今季夏督
學使論秀吾青思皇之大兒裁邗小兒舞象

也輒三戰藝場三奪其蚤弧先登此不知
於思皇之色形於言笑者何如定以爲足
喜不而余聞之則不任伸目四顧振衣而
起若宿疴去體不帝吾兒之自得之也呼
左右酌酒賀我亦往持羊酒馳二百里賀
思皇思皇迎余而笑也曰曩余晉鶴廳君
二季不通一字也何兒輩區區茂才之舉
爲足喜而見賀爲余亦笑謂思皇曰不然

師傳之崇麒麟之烈此自我輩固有天部
未足哆今日之事乃聖如堯舜之所不能
得也而君得之此獨得天地之全者也可
賀靈復有加此者乎且兩家欣戚未應分
吾子思皇子也思皇子吾子之兄弟也吾
子雖不肖慮不克家有思皇二龍競爽如
此可緩急爲左右手也則吾向所爲悽然
掛懷清夜淚下者而後乃今可醒然矣遂
後四十季展視之

與邑明府

國白某甲者與國素無半面之識一語
之交國曾不知其爲誰何其被訪入其干
証事在老父母老父母自能知其所從來
豈國麋鹿之群屏跡蔽阿者所能知而其
甲無端公在老父母禁地肆其怨詈國殊

不能自知其所以致之者何也老父母創
之固當然已足懲取存法體可矣風聞究
其嚇詐本章當之形誠恐愚民耳妄聞心
妄意輒不謂其申本律自應如此謬疑老
父母以國故重之則國心所不忍義所不
安也昔韓昌黎爲縣尹盧玉川爲部民憤
惡少之騎屋竊覘使長鬚下狀告昌黎昌
黎立呼伍伯欲盡取此惡少者尸之市玉

川復急止之謂如此處置非所喜論者至
今兩美之謂韓文公能執法盧玉川能執
義皆可法而傳也今某甲事頗類惡少之
於玉川老父母之於國乃無待長鬚之下狀
而大創之如此是老父母之待國又過於
昌黎之待玉川矣國敢不以玉川之所以
事昌黎者事老父母以玉川之自待者自
待乎伏唯明以國言宥之本人業知罪坐

詐欺取財不以國也而國從傍貫之則愈
知感愈自媿則老父母懲惡之法已伸而
國立身之誼愈著矣

與戴紫宸觀察

國弟猥以千載之緣得叨淵路之誼記奉
色突於雲間即也批風抹月窮朝彌夕上
下千古衡量一世如是者三閱月彼時如
同氣連枝之兄弟方始孩提俱嬉笑父母

膝下則國獨嬌痴作態若不知人間有別
離事亦不知其於既冠成人之後風飄蓬
飛夷險天各高下雲懸也比老公祖先錦
畫出都記携一卮祖前驅彰義門外一丘
亭中草樹荒涼風色黯澹聞老公祖鏡筌
清細呵殿抑揚始悠然有離合之感亦不
知龍豕之分從此遂千萬里不可復尋舊
緒矣不意今於十七季後復從泥塗中重

徼天幸得老公祖建節臨之國親爲部人
仰庇宇下知老公祖必不九從九天上忘
此遺簪墜履之墮落者矣柰山鹿之跡久
絕城府又家徒壁立無應門五尺之童以
是與人間事絕不相聞以宵旦翹望衮繡
之東結念一披不離夢想者乃霜旌已過
而猶不知後數日乃聞之已不能及卽欲
踵謁轅門豁此怒悰又與馬艱難敝衣藍
縷當此寒久實不能出門謹此先布候表
風稍和便當借蹇驢而東訂其嘗爲空言之
已色已飛矣臨楮俛仰今昔萬感交集東望
飄然纓履及萬里

與柴暘谷觀察

日者枉沐旌旄幸臨衡沙一段忘分忘形
之誼端木之適原憲不足高也所語聚來人之
有異者偶爾忘之得非以力名者乎此人

向寓教邑在白脩谷中置有微產國數使
人招來之須數期來見而數失期不至已
於二十四日遁去矣其室屋尚扁若密令
其相暱者招之許以委用立功與官不難
致也但其人雖在陰陽向背之間心不可
知然亦止是彼中一臂非其魁其魁前已
及之云是京師人故奇其狀貌衣冠頗讀
書有口才能以言語動人從者二人皆妄

呼爲殿下以夏秋之際往來壽昌雜密之
間僞有部勒旋有他往期以今臘初或新
春後復至至卽舉事云云者有要之其黨首
相鼓煽以炫耀愚夫愚婦爲厚糈耳殊不
似直槩不足毫髮有無也愚民轉相驚惑
恐動恟恟生心又轉相株蔓階厲多混玉
石以芻蕘之愚望老公祖一切靜鎮僞簿
直贖不可知或出怨利者幸未宜據唯一切

焚之以安反側則地方人心自可宴然承
平日又人不知兵卽欲新募土兵而餉苦
無出人各有心急難保其無他緩易虞其
釀變唯老公祖熟計之某所有精兵若干
旣素習於技又於無事之時積糜官廩所
宜調用以當緩急事平仍還其故此其便
計也

與張昌樂書

邇聞地方訛言急切剝辨又夷氛孔棘更
迫震隣知老父母殊甚高目國向往罪行間
有如老馬心之精微筆不能傳然不敢不
爲老父母微及其梗無以未形而不信無
以流聞而自擾要在外泯張皇之跡陽鎮
靜以安人心內隱作用之妙畫雲鳥以過
亂畧多備礮旂矢石借名解邊以爲接鋒
之長技密用偵探間諜假曰他差以爲伐

謀之項針暗約晝夜之識號總合四境爲
一身令如手足耳目各爲心用而各不能
自爲用默部大姓爲指臂俾其利害皆我
共須使喘息呼吸卽與我通以互制其不
外通一讀來編知是有用直儒非如尋常
章句書生徒工盤筆說者比國亦雅有以自
負以爲吾儒必以其緒餘兼孫且公而後可
以濟綏乎坐與氏之居常言王道迂而其急
爲滕文書繫築之策腐也出世之人又復
作當年執事老父母應笑其參差故能耳

雲黃集卷之五十六終

厚吉傳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



